

旧闻辑录

煮雪问茶味

□梁永刚

在古代文人雅士看来,下雪天最风雅的事情,莫过于邀约三五亲朋好友,煮雪烹茶围炉夜话。

呼朋引伴,煮雪烹茶,实在是人间佳话、人生乐事,听雪声,品茶味,想想都是美的。大雪封门,寒夜时分,屋外朔风凛冽,雪花飘飘洒洒,屋内炉火通红。掬一捧无瑕白雪,倾入釜甑任其浮沉,顷刻间化为雪水。众人围炉而坐,轻嗅木香氤氲,静听汩汩水沸,手捧一盏香茶,闲谈人间百事,忘却世间烦忧,好一派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”的闲情雅致。

雪与茶,一个是清新脱俗、冰清玉洁的圣洁之物,代表着独善其身的节操;一个是清香四溢、妙不可言的人间佳品,像极了君子之风。雪与茶结合,可谓珠联璧合,雅上添雅,实乃俗世尤物,绝佳搭配。明代隐逸文人高濂在《遵生八笺·四时调摄笺》中,专门列“冬时幽赏”十二条,其一便是“扫雪烹茶玩画”：“茶以雪烹,味更清冽,所谓半天河水是也。不受尘垢,幽人啜此,足以破寒。时乎南窗日暖,喜无露发恼人,静展古人画轴,如《风雪归人》《江天雪棹》《溪山雪竹》等图,即假对真,以观古人摹拟笔趣。要知世景画图,俱属造化机局,即我把图,是人玩景,对景观我,谓非我在景中? 千古尘缘,孰为真假,当就图画中了悟。”

古人喝茶,对环境和意趣颇为讲究,冬日里围炉煮雪,烹茶清淡,是至境,也是至景。明朝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说:“夜寒坐小室中,拥炉闲话。渴则敲冰煮茗,饥则拨火煨芋……苍苔红叶,童子煎茶。”清人有诗曰:“夜夜烹茶煮雪冰,今霄霁色十分澄。山窗坐落三更月,炉焰犹然暖气蒸。”

雪乃上品之水,但古人不是什么雪都用来煮茶的。“飞雪有声,惟落花间为雅;清茶有味,惟以雪烹为醇”,花瓣之上的雪,或者是未落地之雪,用来煮茶,最为美

妙。清代震钧在《茶说·择水》中就曾说过:“雪水味清,然有土气,以洁瓮储之,经年始可饮。”《红楼梦》中第四十一回,妙玉招待黛玉、宝钗的体己茶就是用梅花蕊上的雪煮出来的。黛玉问她,这也是雨水煮出来的?妙玉冷笑道:“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,收的梅花上的雪,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,总舍不得吃……”积攒梅花上的雪,化水煮茶,此种闲情雅致之举,倒是颇符合妙玉的高洁心性。唐代陆龟蒙在《奉和袭美茶具十咏·煮茶》中写道:“闲来松间坐,看煮松上雪。时于浪花里,并下蓝英末。倾余精爽健,忽似氛埃灭。不合别观书,但宜窥玉札。”在山林之中用松针上的雪煮茶,颇有隐逸之士的风采。

其实,古人喜爱煮雪烹茶,不单纯是附庸风雅,而是缘自对雪水的认知。古人认为,雪从天而降,凝天地灵气,为五谷之精,通体透白,无瑕至纯,故而将雪水称为“天泉”,视作仙家饮品、茶饮首选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:腊雪甘冷无毒,解一切毒,治天行时气瘟疫。从中医角度来看,水为阴,雪性寒。雪为阴中之阴。寒能清热去火,且有解毒排毒之功。雪色洁白无瑕,入肺经,善解肺经毒火邪热。雪化为水,水入肾,又有益肾养阴的作用。

古代文人中,不少人都有融雪烹茶的习惯,且留下了不少唯美动人的诗词,譬如,白居易的“吟咏霜毛句,闲尝雪水茶”“融雪煎香茗,调酥煮乳糜”,辛弃疾的“细写茶经煮香雪”,郑板桥的“寒窗里,烹茶扫雪,一碗读书灯”,苏东坡更是“梦人以雪水烹小茶团,使美人歌以饮”,写下回文诗《记梦》二首,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:“空花落尽酒倾缸,日上山融雪涨江。红焙浅瓯新火活,龙团小碾斗晴窗。”

古代的文人有烹雪煮茶的雅兴,现代的文人也不乏其人,并留下了相关文章。烹雪煮茶,实乃妙趣横生。

文化博览

经典著作中的“英雄气”

□樊树林

“天地英雄气,千秋尚凛然。”岁月悠悠,物换星移,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,无数先辈为了家国理想和民族大义,挺身而出,前赴后继,用自己的满腔热血成就了慷慨与悲壮,不仅成为历史永远的记忆,也给国学经典著作增添了浩然正气。

英雄之力,重逾千钧。国学经典中的“英雄气”不仅蕴含着“天下为公”的担当,折射着“守正不阿”的气节、彰显着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信念,更书写了“以身殉国、以死明志”的春秋大义……“经史子集”中的这些勾勒不仅成为民族精神图谱的壮丽篇章,更塑造了炎黄子孙的人格理想。

文人士大夫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是备受尊重的群体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是《论语·泰伯》中曾子说的一句话。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之一,被后世尊奉为“宗圣”。曾子告诉我们,作为一个士人,必须志向远大,意志坚强,因为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,需要长期艰苦奋斗。曾子的话体现了儒家的价值取向,隐喻了儒家学者、文人士大夫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英雄初心……

而孟子对“英雄气”的解读最为简洁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……”不依附于权势,不妥协于困境,是精神层面的绝对独立,孟子还提出“生,亦我所欲也;义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”,将“义”作为英雄选择的终极标准,更契合了后来的文天祥、谭嗣同等士大夫最终的抉择。

《史记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被鲁迅先生评价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阅读《史记》这部伟大作品,在获悉翔实资料,品味绚烂的文辞的同时,一股“英雄气”也会跳出文本扑面而来。

司马迁在书中不仅在“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”对项羽、陈胜等事迹给予了浓墨重彩的铺陈,在“七十列传”中单独设置一篇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刺客们的列传,比如豫让、专诸、荆轲,对于这些被当时人们视为底层小人物的“刺客”,司马迁却是充满了敬意,赞扬他们的忠义勇敢和侠士之风。比如,荆轲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,并非单纯的“刺客”,而是践行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侠义。其“英雄气”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,以及对“信”的坚守,读之令人热血沸腾……这是荆轲的慷慨悲歌,更是司马迁内心的英雄气在奔涌。

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。”南朝宋范晔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: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,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?”马援是东汉名将,汉光武帝时他奔赴沙场抵御外族侵略,屡建功。光武帝封他为“伏波将军”。此后,匈奴、乌桓侵扰三辅,马援又主动请兵出击,建武二十四年(48年),以六旬高龄领兵远征武陵、五溪蛮夷,次年受阻于壶头,在军中病逝……

“军歌应唱大刀环,誓灭胡奴出玉关。只解沙场为国死,何须马革裹尸还。”清末徐锡麟《出塞》这首诗,是他面对列强瓜分东北的局势所作。后两句将马革裹尸的传统意象升华,称无需考虑战死后是否要用马革裹尸归乡。诗歌抒发了他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……在写下这首诗一年以后,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后慷慨赴死。

经典著作中的“英雄气”颇为酣畅淋漓,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是“忧国忧民”的英雄气;岳飞的“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”是收复山河的英雄气;林则徐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“舍身报国”抉择也是英雄气……英雄之气,代代相传。

谈古论今

冬日负暄之乐

□王瑶

冬日午后,阳光挣开云层的束缚,懒洋洋地洒在院中的藤椅上。搬把椅子坐定,后背晒着暖融融的阳光,瞬间便觉一股暖意从脊背漫开,连带着指尖的凉意都悄悄散去——这便是古人说的“负暄”,寻常日子里最易得的乐事,却藏着千年文脉里的温润与通透。

“负暄”二字,最早见诸《列子·杨朱》,宋国有个贫苦的农夫,冬日里晒着太阳便觉无比快活,竟想把这“取暖妙法”献给国君,盼着能换些赏赐。旁人听了或许觉得可笑,可细想之下,这农夫的快乐何其纯粹——没有锦衣玉食的奢求,不过是冬日里一缕暖阳,便足以驱散生活中的寒冷。后来文人把“负暄”搬进笔墨里,添了几分雅趣,却始终没丢那份质朴的欢喜。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,常“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”,晒着太阳闭目养神,连皮肤都透着暖意;陆游在沈园的冬日里,也爱“负暄檐下望云归”,看云卷云舒,任阳光漫过衣襟,把晚年的闲适都融进这片刻的暖阳里。

古人负暄,不是简单的取暖,更像一场与自然的对话。冬日的阳光不似夏日那般炽烈,带着几分柔和的温度,落在身上刚刚好。若是在庭院里,手边摆上一壶温好的茶,看阳光穿过梅枝的缝隙,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,偶尔有风吹过,带起几片枯叶,也是极美的景致。清代张潮在《幽梦影》里说:“冬日之乐,莫如负暄;负暄之乐,莫如听松。”松风、暖阳、清茶,三样凑在一起,便是冬日里最惬意的时光。我们在冬日常看到这般场景,几位老人围坐在朝南的窗边,手里捧着粗瓷茶杯,任由阳光裹着身子,偶尔低声闲聊几句,更多时候只是静静坐着,连时光都似放慢了脚步。

负暄的乐趣,还在那份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松弛中。平日里为生计奔波,脚步匆匆,难得有机会停下。可冬日的阳光仿佛有魔力,能让人卸下满身的疲惫。坐在阳光下,不必想未完成的工作,不必忧虑生活的琐碎,只需放空思绪,让阳光慢慢漫过四肢百骸。指尖触到藤椅的纹路,耳朵听着远处的鸟鸣,鼻尖萦绕着淡淡的茶香,忽然就懂了古人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的心境。就像散文里写的那样:“冬日负暄,甚为愉快,非必如老农夫之想献曝,却是觉得这日光是好物,不宜辜负。”这份对阳光的珍视,何尝不是对生活的热爱?

古人对负暄的偏爱,还藏着几分养生的智慧。《黄帝内经》说“阳气者,若天与日,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”,冬日里阳气渐弱,晒太阳便是补养阳气的好法子。老人们常说“冬天晒背,胜吃补药”,后背是督脉所在,阳光照射能疏通经络,驱散寒气。“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初如饮醇醪,又如蜚者苏”,这句把晒太阳的舒适感写得淋漓尽致——像喝了醇厚的美酒,又像冬眠的生灵苏醒,浑身都透着舒畅。现代科学也证明,冬日晒太阳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,还能调节情绪,驱散冬日的抑郁。原来古人的生活智慧,早已与自然规律相融。

如今住在城里,高楼林立,可负暄的乐趣依旧易得。周末的午后,找一处朝南的阳台,晒着太阳读本书,或是眯着眼打个盹儿,都是极好的。偶尔想起《列子》里那个献曝的农夫,忽然觉得他才是最懂生活的人——快乐从不是来自物质的丰裕,而是源于对平凡事物的珍视。一缕暖阳,一杯清茶,片刻的闲适,便足以抵过世间万千烦恼。

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只要我们还能在冬日里寻得一缕暖阳,还能静下心来享受这片刻的闲适,生活便永远有值得期待的美好。这便是负暄留给我们的启示:于细微处见真章,于平凡中寻乐趣,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。

本版向读者朋友征稿,内容包括人文历史、节日习俗等,电子邮箱:zzmjzg@sina.com。